

明紀編遺卷三

禾郡果山遺民葉鈐輯

國運盛衰大意

神宗冲齡踐祚睿質夙成慈聖內訓甚肅輔臣張居
正擅而才以法制天下朝令夕行雖多苛察人奉法
惟謹尤籌理九邊如視掌而用邊臣能得人故不敗
事初與首輔高拱合策撫外夷邊鄙不緝宣大以西
桴鼓凝埃矣用大帥戚繼光於薊鎮而大司馬譚綸
知之若良友一切用舍興建惟繼光言是從繼光築
城堡墩臺制度精絕烽火嚴明又調素練浙兵雜邊



兵練之車馬步互用敵聞而畏之匹騎不敢入者二十餘年用大帥李成梁於遼左敢戰淡捷常出塞二百餘里斬獲最多軍威外震當是時九邊晏如羣吏畏法庶幾黃龍地節之間居正相業可謂能矣然總攬權綱好自尊大且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糾劾奪情皆廷杖謫戍又以危第私其子身歿怨叢卒禍其家而死其子報復未免已甚繼之輔政者多避怨趨時鮮克負荷上旣壯益明習庶事不復委柄於下操切之後繼以寬簡人皆樂之府庫充實賦斂不苛士大夫以氣節相矜雖無姚宋之輔亦無

愧開元間也是時本年錢糧俟來年徵催有司以八分爲考成其二分民間翹望赦免閣部九卿常遇覃恩加宮保蔭子朝野皆沾聖德自貴妃寵盛上漸倦勤御朝日寡又寵用閹宦出差理稅頗有騷擾迨國本之論起而朋黨以分朝堂水火矣爭國本者章滿公車上益厭惡之斥逐相接持論者益堅上以爲威悚之不止也不若高閣置之批答希有後遂絕不視朝章疏十九畱中矣郊祀不躬經筵久輟推陞者不下彼糾者不處上之一切鄙薄也若以大臣之無足仗也置之不用可然所用者益寡而一人操數柄更

藉以持權矣以言路之無足採也置之不答可然章
上不待旨處分而被糾者卽去臺省益恣行矣庸
相方從哲獨居政府若喜其無能也而安之然輔臣
不能持政而臺省持之於是元詩教趙興邦官應震
吳亮嗣輩稱爲當關虎豹凡中外之得選爲臺省皆
寢不發舊臺省更得以寵致後進必入其黨矣當時
所喧持者惟禁道學一事而邊防吏治槩致不理賄
賂日張風俗日壞清河之難一發李永芳降去矣當
承平之餘驟聞邊變舉朝倉皇亟起楊鎬李如栢失
之於前熊廷弼王化貞失之於後繼而袁崇煥以議

和敗事京都被圍困雖危而復安自此將驚兵驕無
可決勝而賦加民憊流寇乘之寇急則調邊兵以征
寇邊急又撤勦寇之兵以禦邊二患交張土崩瓦解
禍延於崇禎之代而其所從來久矣至羣臣背公營
私日甚一日賊寇之患愈迫朋黨之攻愈苛雖發論
各有短長大抵世所謂小人者皆真小人而所謂君
子者未必真君子也民益貧吏益貪元氣益損將士
不知殺敵惟知害民百官不知職業惟知營進雖以
端皇帝之憂勤而不能挽回竟至地裂山崩海枯川
竭也嗚呼一日一日萬幾而可以高臥治乎高皇帝

日兩視朝未明而興夜分而寢非好勞也文之日
以不食良不容已舜稱無爲特言其用賢致治氣象
六爾兢兢業業豈以不事事爲無爲者乎乃無識者
謂萬曆以寬弛得承平崇禎以操切致禍亂抑何悖
也

江浙三大功文臣

正德十四年六月寧王宸濠反七月就擒江西按察
司副使胡世寧發其謀江西巡撫副都御史孫燧殉
其節南贛巡撫副都御史王守仁成其功世寧至太
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諡端敏燧贈禮部尚書諡

忠烈守仁封新建伯諡文成御史周汝員合而祀之
曰三仁祠在江西稱三大功臣然皆浙人同舉於鄉
者是科乃弘治壬子場中若有冕衣一人大聲云三
人好做事然則人才非偶然矣

浙江三大功臣洪武朝御史中丞劉基以謀策功封
誠意伯景泰朝兵部尚書于謙以靖亂功加少保嘉
靖朝兵部尚書王守仁以擒叛功封新建伯文臣中
最爲灼然者皆浙人劉贈太師于贈太傅王贈侯皆
易世論定後人贊之曰誠意運籌則留侯之智也忠
肅定國則汾陽之勳也新建戡亂則條侯之勇也

官制大意

內閣漢尚書令兼唐宋舍人學士職吏部漢唐宋宰相一重職兵部漢太尉宋樞密院職都察院漢中丞唐宋御史臺職京營總兵漢知南北軍唐左右神策宋三衙職錦衣衛漢司隸校尉執金吾職此六職者最重而雄不可不慎明初京營用宿將後以世祿參之錦衣用士人後以緹騎爲之此任官之更制也
明朝六部彷彿周官之舊獨戶部兼冢宰制國用之職而宗伯兼司徒掌邦教之職耳繁簡劑量頗亦得宜秋官之外復設都察院大理寺夏官之外復設五

軍都督府雖兵刑爲重亦後世不得已之意耳總督撫鎮寓古方伯連帥意郡縣之設遠勝封建不得私
國有卿大夫上中下士今不過一令丞尉而已有宗廟會同之費今悉無矣其節縮浮費三也要之不如古者令太密文太繁兵民之途太分也

文武兼銜洪武時曹國公李文忠左都督掌國子監祭酒天順時興濟伯左都督楊善掌禮部尚書以都督而署大司成大宗伯不止封爵而已正統中靖遠伯王驥以兵部尚書征湖貴苗掛征蠻將軍印成化

明紀綱選 卷三
中威寧伯王越以兵部尚書出征掛平胡將軍印及
守大同掛征西將軍印改鎮延綏掛靖虜將軍印驥
越皆繇進士累官部院掛印封伯不止總督而已
洪武初張彪以統兵元帥兼知全州王玉以副元帥
兼州同知呂謙明以義兵元帥兼知永康縣陳從貴
以帳前總管兼知東陽縣胡濙以右司郎中兼吳王
府叅軍總處州兵汪廣洋以左司郎中兼驍騎衛指
揮馮勝以右都督兼詹事府詹事鄧愈以中書省叅
政兼僉行樞密院又以征戍將軍兼左諭德湯和以
征西將軍兼左諭德曹興才以山西行省叅政兼領

太原衛指揮事溧水知縣郭雲陞南陽衛指揮使兼
知南陽府事

武臣改文洪武時帳前總管王道同爲義烏知縣荆
州衛指揮使蔡僊爲廣西行省叅政錦衣衛鎮撫張
眞爲兩淮鹽運司運使南陽衛百戶吳權爲福建布
政使濟寧衛鎮撫胡溥爲山東布政使宣武衛百戶
張端爲山西叅政龍驤衛百戶張林爲廣東叅政羽
林衛百戶龍德爲浙江布政使徽州守禦所百戶周
良爲陝西布政使陝西都指揮楊貴爲河南布政使
天策衛鎮撫歐陽相佐爲四川布政使散騎舍人耿

董爲尚寶司卿永樂時百戶劉泰改建寧府通判成化時百戶何瑾改尚寶司丞千戶于冕改兵部員外郎崇禎時武舉人陳啓新特擢吏科給事中
文臣改武洪武時中書左丞吳宏遷親軍指揮使中書右丞趙庸江淮叅政傅友德俱陞都督府都督同知左司郎中單安仁改守禦千戶太僕寺卿商嵩爲中府都督僉事九江知府丁玉陞都衛都指揮尚寶司卿徐膺緒陞大同衛指揮僉事鶴慶府知府董賜陞雲南前衛指揮僉事永樂初保定府同知朱真陞中衛指揮同知雜造局大使宋得陞羽林衛指揮僉

事陵川訓導劉泰陞百戶洪熙時光祿寺署丞馬成陞金吾右衛指揮僉事尚寶司卿朱琇陞金吾左衛指揮使宣德時鴻臚序班孫愚陞都督僉事兵部左侍郎張信改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鴻臚寺丞何敏陞錦衣衛指揮僉事正統中工部主事吳賢改錦衣衛世襲百戶天順中太常寺奉祀劉謙翰林院典籍馮瑤俱陞錦衣衛千戶成化時鴻臚序班許暘通政司經歷何璋俱陞所鎮撫禮部司務李宗義陞錦衣衛白戶正德中兩浙運同劉瑄陞錦衣衛指揮僉事萬曆朝州判金丹陞所鎮撫崇禎朝河南巡按張任

學改總兵官鎮河南歷朝文武互用不專尚資格
駙馬豈有提督學校者乎曰有攷洪武十九年駙馬
都尉梅殷提督山東學校敕曰朕觀古之帝王必賴
賢才輔佐以成治功賢才之在天下必待明師教育
以成器用爾駙馬都尉梅殷幼承家教長能篤學精
通經史頗有才華雖乃武臣之裔堪爲儒宿之宗特
命汝提督山東學校作養人才兼理地方事務汝惟
欽承朕命勿負所托洪武後國戚無專學政者則知
開國之初官制未定故用人不次耳
門戶始末

自三代而下代有朋黨漢之黨人皆君子也唐之黨
人小人爲多然亦多能者宋之黨人君子爲多然朋
黨之論一起必與國運相終始迄於敗亡者以聰明
偉傑之士爲世所推必以黨目之於是精神智術俱
用之相傾相防而國事坐誤不暇顧也且指人爲黨
者亦必有黨此黨衰彼黨盛後出者愈不如前禍連
宗社固其所也明朝萬曆以前未有黨名自四明沈
一貫爲相以才自許不爲人下而一時賢者如顧憲
成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輩蹇諤自負與政府每相
持附一貫者言路亦有人而憲成講學於東林名流

咸樂趨之此東林浙黨所自始也國本論起一時名流俱以倫序有定早建爲請此亦一定之理言者無可襲爲功聽者亦無可指爲罪也而上以爲有意擁立乃冀他年富貴必欲自發之而不使羣臣奏請然羣臣不之請上亦竟不行也假令旋請旋得不獨上無骨肉之猜并下無氣節之目矣乃初請不許再請嚴斥後遂廷杖累累務仇言者而痛懲之卽上慈愛無他意而欲靜議論議論愈煩實國家之大不幸也是時政府諸臣惟山陰王家屏歸德沈鯉與言者合力請不允卽忤旨放歸餘自一貫及申時行輩皆以

調護爲名未嘗不婉轉請於上而心亦以言者爲多事上以爲激聒政府亦以激聒視之此其意未必有他也不過欲上憐其意而不之疑或幸從其請耳然直言者逆耳而難容調停者言甘而無患宜相體而不宜兩相左也不意調停者日直言者爲黨人斥逐不能救時行性寬平所斥必旋加拔用而一貫頗恃權求勝受斥者身去而名益高東林君子之名滿天下尊其言爲清論雖朝中每以其是非爲低昂乃知交口廣而求進愈雜始而領袖皆君子也久而好名者躁進者往附之於是淮撫之論起矣淮撫李三才

家居三輔年少早貴所至著赫赫聲但負才而守不
潔及爲淮撫垂涎大拜多結遊客日譽於憲成左右
憲成因而悅之亦爲游揚糾三才者卽以爲東林玷
三才挾縱橫之術與異己者爲難而東林亦受累不
小木幾妖書之獄興而清流危若累卵挺擊之案訊
而兩黨忌尤水火妖書者所謂續憂危竝論也不知
出自誰手大抵謂奪長之事雖難然當世豪傑如沈
四明某某輩輔佐之必成無疑其言若出於清流之
口以傾四明之黨者或云此奸人造爲之以陷郭正
域者郭時有清流領袖之望政府所最忌也上聞震

怒嚴搜正域寓并偵其左右危迫之至卒無迹詔歸
獄而終不得其實也冤矣挺擊者張差持挺以闖青
宮據稱欲詰二瑞於上瑞乃鄭貴妃所遣建佛寺者
巡視御史劉廷元報疏云觀其狀一似風癲窺其情
大爲叵測於是劉光復等皆主風癲之說而刑部主
事王之案入獄中鈎得其言主使出自鄭戚舉朝喧
然以爲國戚殆有專諸之意貴妃亦危懼訴於上上
命白白之東宮貴妃見東宮辯之甚力東宮遂奏懇
上出見羣臣爲之昭白上與東宮俱諄諄剖明之遂
以二瑞及張差成獄餘置不問光復唱言上慈愛太

子忠孝其言固將順也而聲甚壯且越班以言上未曉其所言云何卽逮下獄當張差事起中外不能無疑因事發於貴妃之璫而又直闖東宮若巧合也之宋正稱差言鑿鑿或差淡恨二璫故以主使挺擊誣之亦不可知而廷元輩恨之宋特甚之宋素守亦不潔廷元與韓浚以計典重處之然操論與之宋合如寶子偁陸文瀛皆至清白亦爲所黜逐不少恕此則其由在廷元與浚也蓋東宮侍衛蕭疎至外人闌入漸不可長諸臣危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國戚懷惕若之慮斷斷不可少顧事聯宮禁勢難結案則田

叔燒梁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也二說亦互相濟而不得兩相仇乃必斥逐執法者而後已是何心歟若主使挺擊原未必然卽令國戚恣凶謀顧不用鳩而用挺不使中官而使外人或揣情之所無第不妨虛平言之何至怒執法吏而必加一網反啓後世之疑此則誰之咎也當是時兩黨遂爲不竝立之勢有辛亥之京察孫丕揚主之曹于汴湯兆京佐之而所處湯賓尹王紹徽則攻東林者也紹徽有清望而賓尹負才名故秦聚奎直糾其不平有丁巳之京察鄭繼之主之徐紹吉韓浚佐之而所處皆東林也世之

所謂清流者一網盡矣時閣輔葉向高默默去位而方從哲獨相庸庸無所主裁上於諸疏俱畱中却無處分惟言路一糾則其人自罷去不待旨也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爲元詩教韓浚楚爲官應震吳亮嗣浙爲劉廷元姚宗文諸人其勢張甚湯賓尹輩陰爲之主於是右宦黨崑黨種種別名宣謂賓尹崑謂顧天峻也天峻高亢自喜而賓尹淫汙無行庚戌之榜如韓敬錢謙益王象春鄒之麟皆負才名急富貴而相妬軋也之麟附斤詩教韓浚後求銓部不得遂反攻之於是之麟密友皆爲

時貴所抑禮部主事夏嘉遇初爲時貴所推重因與之麟交亦被抑而遼東四路失事之報至趙興邦時爲兵垣仍入禮闈之麟嘉遇遂糾之并及詩教言路合疏糾嘉遇乃興邦遽陞京堂其勢愈張而公論愈憤矣御史唐世濟助夏攻趙而元趙之焰漸衰神廟殂落光宗首召葉向高而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俱以召用名流爲首務自鄒元標趙南星曹于汴之屬同爲銓憲大臣卽附麗東林亦無不繇田間相須爲顯職齊楚浙前此用事之人俱放黜一時以爲元祐之隆不過也然附麗之徒惟營躁進京卿添註若

賁珠已不滿人意而南星爲冢宰時高攀龍楊漣左光斗俱爲憲臣魏大中爲吏垣長鄒維漣夏嘉遇程國祥俱爲吏部司官咸正色操論一無所私人益側目大璫魏忠賢陰持國柄初亦微意寵諸賢而諸賢以其傾殺王安彌惡之周宗建侯震陽等相繼糾彈并及客氏客氏者熹廟之乳母而與忠賢私爲夫婦者也上於庶務悉委不問宮中惟忠賢客氏爲政向高意主調劑欲諷忠賢退以息諸議而忠賢決不從也說者不無歸咎閣輔持之不力不知章奏畱中旨不下閣票擬徒以一揭再揭敦請忠賢根蒂盤固能

遽拔之使去耶副院楊漣二十四大罪疏進政府韓爌亟稱之而首輔向高頓足嘆曰事從此不可爲矣卽引疾回籍而朝局大變初廷杖工部郎萬燝以威怵廷臣後遂囚嘉遇大中及袁化中共推謝應祥爲山西巡撫被御史陳九疇誣訐遽行斥降旋盡斥諸賢卽起大獄竟成清流之禍忠賢一得志廣用邪人崔呈秀輩舉國如狂銀鐺四出乙丑逮者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其獄誣以封疆宮闈爲辭丙寅逮者高攀龍繆昌期周宗建周順昌李應昇黃尊素其獄誣以通同周起元侵剋織造錢糧

為辭惟攀龍先期瞑目不受辱其餘諸君子前後皆下詔獄備受毒刑以死天下痛之夫忠賢無外應未敢大作惡孽自閣臣魏廣微助祭失儀頒曆失朝科臣魏大中特糾該杖脊臺臣李應昇繼之而廣微憤憤謂前者冢臣南星以老病自請免朝不之罪而閣臣一失儀失朝即杖脊何不平至此乃挾憤與忠賢逆欲圖報怨故忠賢惡胆有恃而愈熾及大禍蔓延致諸君子慘死廣微亦退歸南樂矣諸君子慘絕一時名高千古其最高不能及者則周順昌也順昌生平極清介且獨立無黨當魏大中直諫時順昌未嘗

與之契合及見大中逮過吳門時夙昔交好皆星散不遑聞問順昌持大義遂以女許嫁大中長孫允柎且呼緹騎而詈之曰若歸語忠賢此亂臣所為受詆萬代向來未有正人端語之者故至此當以吾言告之每見人輒痛語時事遂羅於禍使順昌稍簡默必不及此真鐵漢也緹騎至時吳士民發憤共擊緹騎羣擁順昌不令去以夜跳身入都既下詔獄受刑極酷詞不少撓刑已即大罵忠賢輩加刑時則大呼高皇帝同時入獄者語或少異順昌即怒詈曰諸公當直犯之忠義所激遂致王恭厥異變舉朝震駭合疏

諷陳忠賢之黨亦有畏而逡巡者然忠賢以不殺順
昌則威中詘故卒不免偉哉其清中至清忠中至忠
乎此後縱騎不敢復出忠介雖死其英靈尚能制大
端矣是時忠賢羽翼最橫者名爲五虎五彪皆夤崔
呈秀以進又有周應秋爲十狗之首其吠人不在虎
彪下也更有無恥奸佞若魑魅晝行誦忠賢功德請
建祠祀者滿天下凡羣臣上疏必以上與廠臣竝稱
一門封公侯者三人其威比劉瑾輩且十倍天下重
是而立斯時憂國者駸駸有易祚之懼特以呈秀等
雖凶惡實庸陋無足數熹廟賓天忠賢呼呈秀語移

時竟不能畫所圖而端皇帝一登極神明自操國柄
忠賢之黨內外林立相向多自屈部臣錢元愨陸澄
源貢士錢嘉徵先後糾忠賢忠賢呈秀皆自縊死其
黨皆放廢凡忠賢所逐無不召用上復定逆黨之案
勵精求治數數召對每發言羣臣皆不能及天下欣
欣見太平矣時東林諸臣爲魏黨羅織至酷其尚存
者人無不以名賢推之爲忠賢拔用者自屬下流無
可復爭衡僉謂君子小人之分界至此昭明諸賢之
死而生皆上恩也宜同心憂國以報上然急功名多
議論惡逆耳好附會其習猶昔上久而厭之心疑其

偏黨及枚卜事起而錢謙益周延儒才名相軋謙益必欲抑延儒使不得入黃扉溫體仁乘其隙疏糾謙益科場舊事上怒而加詰問吏垣章允儒爭救甚力上逮而黜之謙益亦黜歸黨禍且再起而諸臣仍泄泄不思圖實績以回上意惟疏攻周溫無虛日攻愈力而上愈疑及變入薊鎮逼都城上視諸臣無一足仗者史堃袁弘勳之屬糾閣臣韓爌錢龍錫罷之龍錫旋以袁崇煥事逮下獄延儒遂爲首輔體仁亦入政府而門戶之說爲上所淡嫉幸上神聖知兩黨各以私意相攻不欲偏任故政府大僚常用攻東林者

而言路則東林居多時又有復社之名吳門諸君子爲社長凡四方儒宿英畏附名復社者無不自謂與東林紹起而其徒衆盛文采足以動一時雖朝論每可及之不能止也周溫恃權初若相契忽兩相疑周罷去而溫秉國又引薛國觀履其後大抵周敏而貪溫清而險薛才不如兩人而傲與偏同之邊患日迫終無能出一議建一策者溫去而薛遂敗以貪賜自盡其事發於東廠僉云部郎吳昌時實啓其機然亦國觀才短心狹上惡而決絕非下所爲也未幾再召延儒與張至發賀逢聖至發辭不出逢聖不久以病

歸延儒乘上悔赦逋負宥罪斥諸臣多收用之乃救
詞臣黃道周之獄一時有賢相名蓋延儒再相時其
門人張溥馬世奇以公論感動之昌時與澁相結延
儒必納其言故其所舉措盡反前局向之所排更援
而進之然性素貪又見羣論之相推也意氣彌縱納
賄彌廣上亦虛已聽之溥既歿世奇欲遠權勢不入
都延儒左右皆匪人所趨日下若外圍杏山內圍開
封竟不能設策救援至衆騎入關自燕抵淮北縱橫
二千餘里無一禦者延儒偵其騎將歸請出視師上
以裴度禮之然意已移矣及在軍中未嘗鼓勵一戰

惟與幕客私人閒談嗜酒喧傳延儒受外賂縱歸途
以出關此說雖似妄而上聞怒甚亟放之歸親訊昌
時置之死仍提延儒至都勒自盡如所以待國觀者
當延儒再出所行有善政迨死而人莫之憐以太攬
權及婪賄也其時名流多在列純負虛聲鮮濟國事
寇一入北都端皇帝以身殉國普天不共而羣臣從
死者寥寥以是爲世詬厲然如范景文李邦華倪元
璐凌義渠施邦曜馬世奇劉理順孟兆祥成德吳麟
徵周鳳翔江偉許直王章陳良謨等三十餘人皆烈
烈就死爭光日月者也金陵再建國勢累卵宜盡捐

明系紀述 卷三
異同專心憂國尚恐難支而相仇更不可解當擁立
之始鳳督馬士英與大司馬史可法往來移文既不
合矣及福王進南都可法與姜曰廣亟召天下正人
君子以收人心而士英以高傑等擁兵臨江威制南
都諸臣遂自居首相兼掌兵部尚書卽推薦逆黨阮
大鍼爲兵部侍郎大鍼一出日以翻逆案害東林爲
務總憲劉宗周以疏爭而士英大鍼內用羣璫外用
潘帥兼收勳臣爲助其意不過欲逐宗周曰廣暨徐
石麒輩而內璫勳藩自此益驕橫遂不可制又以擁
立懷異議并三案舊事激上怒上實寬仁不欲興大

獄故清流不至駢首若平心言之三案原各有曲直
但當光熹至端皇帝未常以前事有嫌於福邸諸臣
亦未常以奪長之謀必欲鋤偏黨者以危法也上旣
立當以國本持論無他槩置舊案不問卽上動其機
羣臣亦宜靜止之而是時柄臣反以離間骨肉蠱惑
皇祖母欲中諸名流以非常之法如楊維垣袁弘勳
張孫振者不啻人頭畜鳴矣夫朋黨禍結朝廷最不
祥之事弟東林始而領袖者顧高諸賢繼爲楊左又
繼爲劉宗周文震孟姚希孟再繼爲張溥馬世奇章
正宸皆文章氣節感興海內而攻東林者始爲四明

續爲元趙繼爲魏崔又繼爲溫薛末後爲馬阮皆公
論所不齒也東林持議高而於籌邊制寇卒無實著
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何嘗有志封疆其存心以
忤刻勝可謂聚怨不可謂任怨也附麗東林者雖有
儉狃然清議尤得而持之以公道拔人其行賄請托
者尚恥人知之也攻東林者非執見不能容人卽納
賄惟恐不足至魏崔擅權馬阮竊柄則明目張膽以
網利爲市以多受賄爲榮而絕無羞恥矣東林初負
氣節每與內璫爲難卽賢璫王安與諸君子往來乃
安之慕諸君子非諸君子之通璫也及其衰也求勝

不得亦有走險之士暗與璫結交者崇禎之季往往
有之矣攻東林者當神廟時羣璫絕無權未有內通
者自呈秀諸人奉忠賢爲主而所以媚璫者無所不
工其誦莽功德天地間一大怪事迄乎南都而通璫
者揚揚驕語惟恐人不知逢迎附會專尚偏苛設有
進和平之說者卽疑其異已必操戈以伺致令賢者
畏其刃而退避山林甚至因友及友并親戚門牆之
相連者必多方猜忌務抑其進而後止卒之身家喪
敗國運隨之咎在人事不得諉天意也

門戶雜錄

明紀綱卷三
一
神廟雖御朝日希而柄不旁落止以鄙薄羣臣章奏
繁瑣置庶務於不理士大夫益縱橫於下故法紀不
振卽兩黨相攻亦不剖一是非聽其自爲勝負豈朝
廷大體乎然東林所持如國本挺擊等事皆忤上旨
而攻東林者詆直諫爲好名爭國本爲離間骨肉因
上所喜也故東林之徒雖盛其勢不得不屈惟是國
本之說謂神廟欲以愛易長聖主未必有此乃伊時
中宮賢而多病羣疑上操立嫡不立長之語意在中
宮病不可知貴妃卽可爲國母故諄諄於立嫡也御
史詹仰庇因中宮病上疏諷及此廷杖八十舉朝更

皇皇公論愈亟上雖心厭惡之然見衆論之堅立長
之意亦定矣首輔王錫爵謂上意已定不欲歸權於
臣下但令羣臣無亟請卽行冊立然三王竝封之諭
一下錫爵將票擬允行少宗伯馮琦及六科臣力爭
之而始自云其誤乃從馮宗伯及六科之語疏請收
回竝封聖諭次輔沈一貫相比臺省三人已經吏部
計典處分而特擬旨畱之大爲公議所非惟建儲事
如錫爵言無貳意李廷機清而達自負甚弘每於國
本之事輒謂羣臣不可過爭過爭或激而有變僉遂
以奸邪指之及上年高中宮以賢見重而東宮益安

至中宮薨虛位數月貴妃不進位迨賓天之時乃命
光宗加封皇后此則神廟善處骨肉原無奪長之意
久而彌著矣惜乎羣臣力請時何不早行以自啓天
下之疑亦國家氣運爲之也

譚一召孫繼有安希范因高攀龍重處楊應宿量降
去出尖平相繼具疏詆及首輔王錫爵上怒奉嚴旨
首輔欲乞休上溫旨慰留刑垣葉繼美奏言皇上欲
留輔臣爲天下社稷計今不使之從容論道徒使橫
彼人言而日爲辯是爭非誰執其咎臣謂今日欲留
輔臣先令輔臣安欲安輔臣請自宥三臣始首輔云

此近來所未見之公論上怒乃解

鈐先大父欽取刑垣陞吏左歷朝五載侃侃直諫
奏疏載傳信錄中矣光宗登極特旨擢用時已辭
世贈光祿少卿

李三才爲山東藩臬卓然聲譽陞任久矣民歌思之
不忘謂大盜大猾皆爲李所擒治殆盡民得安生也
王錫爵蒙特召時疏言皇上於章奏不宜一槩畱中
雖鄙棄之如禽鳥之音不欲入耳然下以此愈瀆愈
戾成何國體此疏甚秘密而三才鈎得之洩言於衆
謂錫爵以臺省爲禽鳥臺省遂攻錫爵似屬構釁矣
三才多取多與結客遍天下顧憲成之左右譽言曰

明紀綱遺 卷三
至意其足以幹國也當是時相傳上於宮中請仙二語以三才爲聖人故羣臣咸妬之此語極不根大抵有才而不羈非純臣也其豪華之習宜不爲清流所喜或言三才初請憲成止常蔬三四色厥明盛陳百味憲成訝而問之三才曰此皆偶然耳昨偶乏卽寥寥今偶盈故羅列憲成以此不疑其侈靡又聞一孝廉素著令名者當計偕時與同譜孝廉偕謁之畱兩日贈數金孝廉頗以爲愠及至都旅館甫定而三才使者至贈孝廉二百金所與偕謁者亦四十金其操縱類如此假使其才智盡用之職業亦非常人也

妖書之事甚怪一夕間自宮門以迄衢街皆遍厥明舉朝失色其揚揚自得者不過書中所指康丕揚輩數人而冤陷頗多卽高僧達觀固上所素重亦死獄中敝生光係順天黜生性凶狡以詐金戍大同赦歸不悛然妖書實非生光所作竟坐凌遲後聞中書趙士禎狂疾篤自言爲此書肉碎落如礫而死夫見怪不怪其怪自滅當初發時倘令焚去置不問不亦可乎而當局者欲借以傾清流故激上怒可嘆也
挺擊之事王之案所訊張差語謂兩璫實說之云苟打了小爺吃也有穿也有官也有其言甚悉刑部各

司官與之案語多相符而攻東林者言上於貴妃寵盛時曾許以立愛至對關帝君立誓晚而悔言之不復也因勸貴妃廣爲佛事且助其費上發銀十萬建祠於通州二瑤以供用磚瓦數多不若置窰自造利乃奢居民多鬻薪於瑤張差非通州人也亦鬻田貿薪往市於瑤土人忌之焚其薪差訟土人於瑤瑤反嚴責差差以產破薪焚訟又被屈不勝憤恨遂持挺入宮欲告御狀不意闖入東宮二說未知孰是總爲不祥之徵棄之人妖可也其處分之法不過始則嚴訊之繼則以二瑤及差結局所謂化大事爲小事也

一時擾擾紛爭其曲豈可偏坐哉

二案者挺擊紅丸移宮也挺擊已識其略矣二案亦當平言之光廟病亟遍體皆冷勢已不起李可灼請以紅丸進是日上召諸大臣入并召兵垣楊漣因漣具疏欲上慎起居防意外也羣臣至上言病已危殆諸臣言皇上一月之內善政若時雨必荷天祐無虞上言病難挽且言立東宮要緊又云李選侍奉侍勤勞常生子女宜封皇貴妃卽呼皇長子宜出與羣臣一言熹宗出遂將上諭再爲口傳李選侍忽從簾間手挽熹宗入傳以宜封皇后宗伯已唯唯時有言上

明紀綱遺 卷三
命封皇貴妃非皇后也宗伯再奏明之上再以封皇
貴妃命因呼可灼進藥羣臣待命於外藥進少時上
遽稱可灼忠臣連命再進藥凡用藥三丸厥明上賓
人矣仍賞銀幣於是羣臣疑可灼進藥懷不軌心閣
臣故賞之其言亦太過但不宜於賓天後復擬賞耳
是時甫一月連遭大喪朝中洶洶楊漣率衆排闥入
本東宮登極衆見東宮卽羅拜選侍時在乾清宮以
母禮待東宮左光斗疏言乾清宮非至尊不可居速
其移宮爲是但中云武氏之禍立見於今且慮有垂
簾視政之事危言也楊左同拉閣臣揭請卽日移宮

選侍未免逼迫御史賈繼春言先帝禮羣臣至厚何
至一妾一女不能遺庇其說雖不可謂盡非然宮之
應移是屬定制楊左固不貪天功爲己力矣他人曷
可反詆爲罪乎乃楊與賈互相譏諷賈以楊必將與
大瑞共受封拜笑之楊以掛冠歸中旨切責賈賈遑
遽自辯詞頗哀高弘圖張慎言出疏兩解之其言至
如且確乃賈終黜爲民而楊不久擢副院似亦東林
失平之事也後乃因此殺楊左則冤極矣總之東林
操論務在愛君而或苛或激使人難忍攻東林者言
風顛言可灼無他意移宮太亟不失調停然以此觀

諸賢之過則可以此積謗而羅之死地不大謬乎當
東林盛時其重處惟一繼春耳餘不過年例外轉而
受處者卽以爲不堪乃魏崔之時諸賢重者受酷刑
死其次謫戍遠配其次削職爲民誰啓殺機出爾反
爾日甚一日則攻東林者之罪可勝道哉
爭論之囂莫如辛亥京察御史金明時於察前上言
察典勢必及某某其意固在免察非所宜言也曹于
汴湯兆京以阻撓察典嚴糾之明時辯以阻撓何迹
汴京謂俟察典竣宜言之於是察典尚未下而明時
先爲民然汴京所謂阻撓者以其前疏太激耳若秦

聚奎舍生報國之疏自云今年算命該死故舍生敢
爲亦可訝也時稱察典冤處者七人總爲湯賓尹所
鼓動耳賓尹文名盛重處或以爲駭然繩其品行不
冤也至丁巳京察不平實甚竟無一人起而直爭者
在朝清流驅逐迨盡矣

張華東總憲固齊人與韓浚至戚當丁巳察典竣韓
問如何張曰必翻韓詢其故張曰王之案題目甚正
何爲重處之韓驚愕不語張總憲可謂不阿矣乃世
人稱之必曰此攻東林者也是耶非耶

鄒總憲元標薦東林被察諸賢原任湖廣提學副使

葛寅亮同推用之寅亮上書謝曰頃從邸報中伏讀
大疏薦舉先後被察諸臣云皆門戶中人以門戶受
錮欲加起用而亮名濫廁焉此台臺振幽拔滯矜恤
人才甚盛心也切念台臺望隆朝野一言一話當世
公爲楷模而獨於門戶名號亮覺有惕然不安於心
蓋門戶之起其初非有意以揚之也二三君子同
道相切磋而德望旣彰聲譽日重於是有指龍門之
公爲集苑之地者而出奴入主蹊徑轉多門戶之外
復有門戶令人莫可測識但見攻擊遞爲主盟盛衰
互相倚伏其盛也虛附者借以遂景行之私其衰也

實修者因以獲株連之累盛衰迭變直至善類盡而
上勢孤則國運併隨之以削弱考之往事歷有明徵
是門戶非爲國家計其初心豈願至是哉台臺疏中
云門戶者朋黨之別名漢唐季世所以空人國者多
坐此患凜乎憂國之言足爲千秋龜鑑仰窺台旨殆
欲收門戶以爲化町畦之地曷若併門戶之名不立
而町畦愈以化也無論門內門外惟忠誠任職者一
體搜羅而門戶二字消歸烏有庶幾三代之英大道
爲公之世乎而非台臺其孰與主持之至若亮生平
孤蹇自守卽交際竿牘多從謝絕前歲被察因衡文

楚中不敢繇糊名暗中摸索以致得罪大僚卽叅疏亦有所授原非以門戶處亮去年蒙薦拔公論已明所以不卽赴補者爲抱病未能遠行何敢過叨起用而更附門戶爲哉茲又蒙推薦齒列諸賢亮亦感而稱知己矣然不能不過計者以關係國事之大也且於台臺劾萬代瞻仰之舉而不申一時佩德之懷正曲體台臺爲國惜才以用門戶者爲化門戶而聊一推廣之以奉教於君子也上書未幾朱童蒙叅元標以道學立門戶毀其書院倪文煥羅織講學諸臣爲聖上之僂民張訥請廢天下講壇併將元標等舊講

院石碑盡行毀碎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何其速也實亮一書詎非知幾明哲歟

鄒總憲致仕後廷臣以南家宰會推畱中不下科臣程註其疏其略曰元標先朝之遺直也或疑其講學不合時情然講學非自元標始也宋程頤得孔孟宗傳爲諸儒倡其在經筵以禮法自持議者謂不近人情呂陶胡宋愈孔文仲輩連章力詆以去宋朱熹入朝相知者謂曰上方厭正心誠意之說熹曰生平所學惟此四字竟以入對百世而下究竟以頤熹爲何如人哉今經筵日講未嘗厭正心誠意而學朱熹之

學者棄而不用恐後世推原不用元標之故將元標之名益重而聖政爲之不光矣此疏中流砥柱庶廟初羣賢竝召聲望媿隆而敗於汪文言文言降身頗微附會正人君子之列而葉首輔向高趙冢宰南星咸愛之密甚言必移時兩公卽以病避客文言直入臥內所言必納楊左諸公均重之傳檄首彈文言廷杖放歸時僉以檄通內譏之檄亦彈忠賢以自解無何大獄起首逮文言連及楊左魏周諸君子而縉紳之禍烈矣諸公所以及禍者皆繇惡忠賢結仇此固君子本色何必狎昵文言授人以口實但文言

遊卿相之門雖外示揚侈未嘗自私干利及觀誣訊封疆通賄一案文言受嚴刑無一妄語曲承竟以至死則諸君子當日取之亦不可謂失人也

忠臣視死如歸又得死孝之子主持千載綱常者嘉善魏學洙也學洙忠節公長子當忠節被逮微服徒步尾緹騎後探起居比抵國門求代父死而不可得及伏觀歸晝夜哭血淚枯盡絕粒將殞童子執燭侍卻之曰我父獄中安得有火乎家人以漿進卻之曰我父獄中誰敢進盃水乎再以進又却曰我從先君子於九京矣遂號咷死端皇帝哀而旌之賜忠臣孝

千坊迄今徘徊坊側想見其爲人生氣如在也
高忠憲攀龍聞逮卽自溺蓮花池中端坐而逝其絕
命詞曰大臣受辱則辱國願遵屈平之遺則忠憲學
道得力死生之際泰然閣學文震孟嘗曰生平止服
一忠憲事事合道繼此者惟華鳳超然勉強與自然
尚有分也忠憲自言少年以氣節自許只此一念受
遣及行遠竄值風雨困臥舟中數日遇晴霽登岸見
桃花燦爛遽有悟從此覺心境曠達并氣節之想亦
冰融矣觀其遺書真有得者獨於門戶異同之際持
之斷斷非其成見不化也天地間正氣應如是耳

內臣祠祀始於天順朝太監王振賜額曰旌忠祠時
議駭爲不經未有若天啓朝四方請祠魏忠賢者其
言皆醜絕不復知廉恥事也自南京太監首倡崇勳
祠隨有瞻德祠則漕運內監崔文升所請懷仁祠則
總河內監李明道所請猶曰彼同類相推戴至若薊
遼總督閔鳴泰建崇仁彰德於通昌二州主事何宗
聖建顯德於長溝順撫劉詔巡按倪文煥建崇功於
密雲山西巡撫曹思誠建報功於五臺山東巡撫李
精白建隆禧於濟南浙江巡撫潘汝禎建永恩於西
湖南直巡按許其孝建瞻恩於淮楊戎政李春燁等

建感恩於上林苑皆廷試出身悖棄君親甘從奄寺
其肺腸何如哉又有太學陸萬齡直比之先師謂孔
子作春秋而忠賢定三案孔子誅少正卯而忠賢黜
東林請祀之學宮更有張官者上疏以忠賢與先師
並尊人國學遽殛死自稱見子路怒擊之皮裂骨碎
萬齡當崇禎初伏誅小人得志幾何而甘爲千古所
未有之大孽可恨亦可怪

忠賢凶惡異常國史當備載矣余聞一術士徐姓者
言入都中五人共飲於旅寓忽一人唱言忠賢大惡
不久當敗餘四人或默或駭諷以慎言此人云忠賢

雖橫必不能將我剝皮我何畏彼哉至夜半熟臥忽
有人排門以火照其面卽擒去旋提四人入內地見
所擒之人手足釘門板上忠賢謂四人曰此人語不
能剝其皮今姑試之命取瀝青澆其遍體用椎敲之
不逾時舉體皆脫其皮殼儼若一人餘四人駭欲死
忠賢每人賞五金壓驚縱之出嗚呼惡貫古今矣
熹廟病亟時魏璫尊大更甚中外危慄意天下事不
可測矣熹廟召端皇帝入見卽諭吾弟爲堯舜之君
端皇帝惶恐不敢任但云陛下爲此言臣應萬死熹
廟再以善視中宮爲託又言魏忠賢宜委用端皇帝

益惶恐辭出熹廟賓天忠賢請端皇帝入宮端皇帝
淡自危慮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宮中物當是時羣臣
無人得見端皇帝者帝秉燭獨坐久之見一璫攜劔
過卽取觀其劔畱之几上許給以賞聞巡邏聲勞之
問左右欲給以酒食安從取乎侍者對問光祿寺傳
令旨取給之羣臣俱在寓問卜懼入朝有他變厥明
至殿門宦者持門不令入告以宜用喪服旣改服又
謂未成服宜如常服羣臣奔走出入者三宦者乃放
入旣哭大行皇帝王魏兩璫在喪次是日皆王璫傳
令各部備喪禮而魏璫目腫默默矣羣臣出少頃獨

呼崔呈秀入屏人語移時秘不得聞或云魏欲自篡
而崔以事未可爲止之也是時諸奸失勢憂懼無所
裁而端皇帝不動聲色逐元兇鋤惡黨宗社再安旁
無一人夾輔而神明自運較之世廟中興爲更難矣
時立朝皆魏黨莫發其奸楊維垣亦魏黨首糾呈秀
巧爲自卸計然於璫仍不敢致譏也後奉上諭以望
氣占星之面目誇發奸指佞之封章其肺肝已洞照
惟陸澄源錢元愨直指璫罪至錢嘉徵奏言十大罪
詳且盡璫不勝憤哭訴於上愈觸上怒卽放之出至
中途言者紛起忠賢偵知上必重處之遂自縊旅店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十三
中呈秀列姬妾羅陳珍異酒器縱飲飲一杯卽擲杯
三飲已乃自盡天地再闢皆上獨斷也言者特揣其
機已就故發之耳嘉徵循循大雅人繇貢爲縣尹元
愨擢銓司澄源旋與東林反唇以京察錮之爲善不
卒惜哉

上旣處忠賢卽定逆案閣臣韓爌和而厚錢龍錫磴
而謹不欲廣搜樹怨僅以四五十人列案以請上大
不然再令廣察閣臣又以數十人列案上怒其不稱
旨諭以稱誦贊導速化爲題皆書名列入且云忠賢
一人在內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且云內廷同惡

者亦當列之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對上曰豈皆不
知特畏任怨耳閱日上召閣臣入先有黃袱包裹者
指示閣臣曰此皆紅本瑞黨實蹟昭著當一一按罪
閣臣知勢難遺漏乃云臣等職司票擬三尺法非所
習也上呼吏部問之家臣以吏部止習考功不習刑
名對上乃令三法司同事又云張瑞圖來宗道何故
不處閣臣以無事實對上曰瑞圖以善寫爲瑞所愛
宗道作呈秀母祭文稱在天之靈可惡何如又問賈
繼春何故不處閣臣言其請善待選侍不失厚道後
雖改口覺反覆其持論亦多可取上曰惟其反覆所

以爲真小人於是羅列甚廣幾無一遺矣自逆案欽
定罪重者伏誅其餘謫戍徒杖革職爲民永遠禁錮
悉出睿裁非羣下敢竊其議也

崇禎元年以王永光爲冢宰永光爲人清執王恭廠
之變其疏獨侃侃言淫刑以致天變或云此司屬張
履端王陞所勸爲然亦永光矯矯之徵也乃東林諸
賢必欲逐而去之致永光氣激爲難引用袁弘勳張
道濬輩再啓玄黃之爭實已甚之故耳卽枚卜一事
錢謙益必欲首推而慮周延儒方以召對得上意若
同推勢必用周力扼而止之不知上果意在周周不

會推是啓上疑也豈能力止耶於是黨同之疑中於
上者愈淡温體仁發難而延儒爲之助或云內廷亦
有爲之應者共費銀八萬宮府同聲以排東林而謙
益揚揚未覺也倏蒙召對謙益自以爲枚卜在此日
及入朝方知有温疏温與錢廷辯温言如湧泉而錢
稍屈因事出意外也其科場一事實冤而温以爲非
此不能禁錮耳觀謙益立身本末原不足爲國家用
而體仁已首發難端與滿朝相左勢不得不邀結上
意及入政府專事逢迎以苛急爲務未嘗敢在上前
救一人爭一事上彌信其公忠而天下元氣凋殘矣

其操守亦能自勵故上初終信之然與盧杞之清忠
強介固其倫也延儒再出頗反體仁所爲而操守流
濫若敗壞國事雖非兩人始之而兩人終之也

當體仁秉政臺省攻之者後先相繼皆以門戶異同
其言非盡繇國家起見也平心擬之不納苞苴是其
長矣庇私黨排異已亦未嘗行之有跡但因事圖
之使其機自發而上不疑也無識者謂體仁以首輔
握權自勝不知其伎刻陰險非端人始而與延儒
淡相結周故力助而援之以進及周爲大璫王坤所
排舉朝爭之而溫無片言相助至科臣陳贊化糾周

去之凡與周爲難者溫皆引之優擢助周者皆屈焉
蓋周之去實溫擠之也當袁崇煥獄起攻東林之黨
羣思暗行毒手揚言崇煥爲謀逆錢龍錫爲通逆以
圖遍織時賢周溫實與聞之意欲大司馬梁廷棟發
難端而廷棟不敢任也後因詞臣黃道周疏救延儒
意乃回又久旱不雨言路請緩刑龍錫得減辟爲戍
初出獄周卽相過極言皇上怒時有可恨甚多卿等
豈能盡知之語挽回殊費心力龍錫感之未幾溫至
錢因述周語謂非公等力救何以再生溫曰皇上原
不甚怒也於是聞者遂謂溫尚質實而周多虛僞然

特溫之巧於擠周耳嘉善錢士升生平誠信爲東林所欽服而龍錫其座師也聞溫語乃重溫而輕周故溫遂與締交士升入政府體仁凡有所爲必囑錢贊成焉及溫攻去文震孟微引錢爲證錢實無助溫之語溫立心惟功則歸已過則歸人而錢幾不免於公論受溫累不小故錢在朝房中昌言於衆曰願爲急流勇退人耳士升旋進四箴疏語多諷諫又爭搜括江南富戶事特疏諫不可行遂去位稽前代閣輔多有掛彈章歸里若錢之去也光明矣臺臣詹爾選奏大臣去國明心一疏顯譽錢暗毀溫溫欲重處之上

不淡切責革職回籍天下繇此直詹御史

文震孟初入直體仁有票擬必請正震孟曰溫公虛懷乃爾同官何吾騶曰是人伏機甚淡未可信越旬日體仁知其疎凡震孟票擬徑抹去不用震孟拍案以諸疏擲體仁體仁亦不顧未幾都諫許譽卿被冢宰謝陞糾擬旨爲民震孟力爭之不得曰言官以革職爲榮體仁持其語入奏并吾騶罷歸東林所以愈嫉體仁也

周延儒再召爲首輔承上眷也最淡其應對敏絕凡上怒時莫能挽回惟延儒能談言微中如黃道周廷

杖下鎮撫獄人皆以爲必不可救延儒委曲陳詞竟得減戍歸矣上偶言及岳武穆事嘆曰安得大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進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女直事史或多虛張卽如黃道周爲人傳之史冊不免曰朝廷不用也上默然甫還宮卽傳旨還道周原官此亦宜與所長不可沒也

端皇帝太阿獨操非臣下所得竊用而每當大舉措則內璫引其機似陰中而不覺也若滿朝之用舍榮枯則一視首揆之趨向亦似爲所陰移而不覺者當初政時不許內璫與廷臣交一私語廷臣遂忽璫輩

而攻東林者默結之常以朋黨之名中於上其時通內自詡者史莖也輔臣錢龍錫之獄皆史擠之及錢出獄史云大璫王坤實心冤之不然必無生理溫之陷錢謙益於獄去死如髮大璫曹化淳憤奸棍陳履謙張從儒之陰謀以二棍枷死溫逐而錢釋矣薛之死概璫王爲之而周之死則小王璫怒之也廷臣通內者漸不爲醜曹璫喪其父也小王璫喪其母也大臣與言路多致祭更有倡傳單不之諱其九卿不往者鄭三俊劉宗周程國祥范景文徐石麒倪元璐李邦華張國維馮元飈諸公耳伊時雖廉恥道喪然璫

世陰爲播弄其畏上英明不敢忽也至南都則羣瑤
揚日攘臂人人擅權以爲上聞庸何傷嗟嗟繩閑盡
裂敗極不可救矣

明紀編遺卷二

終